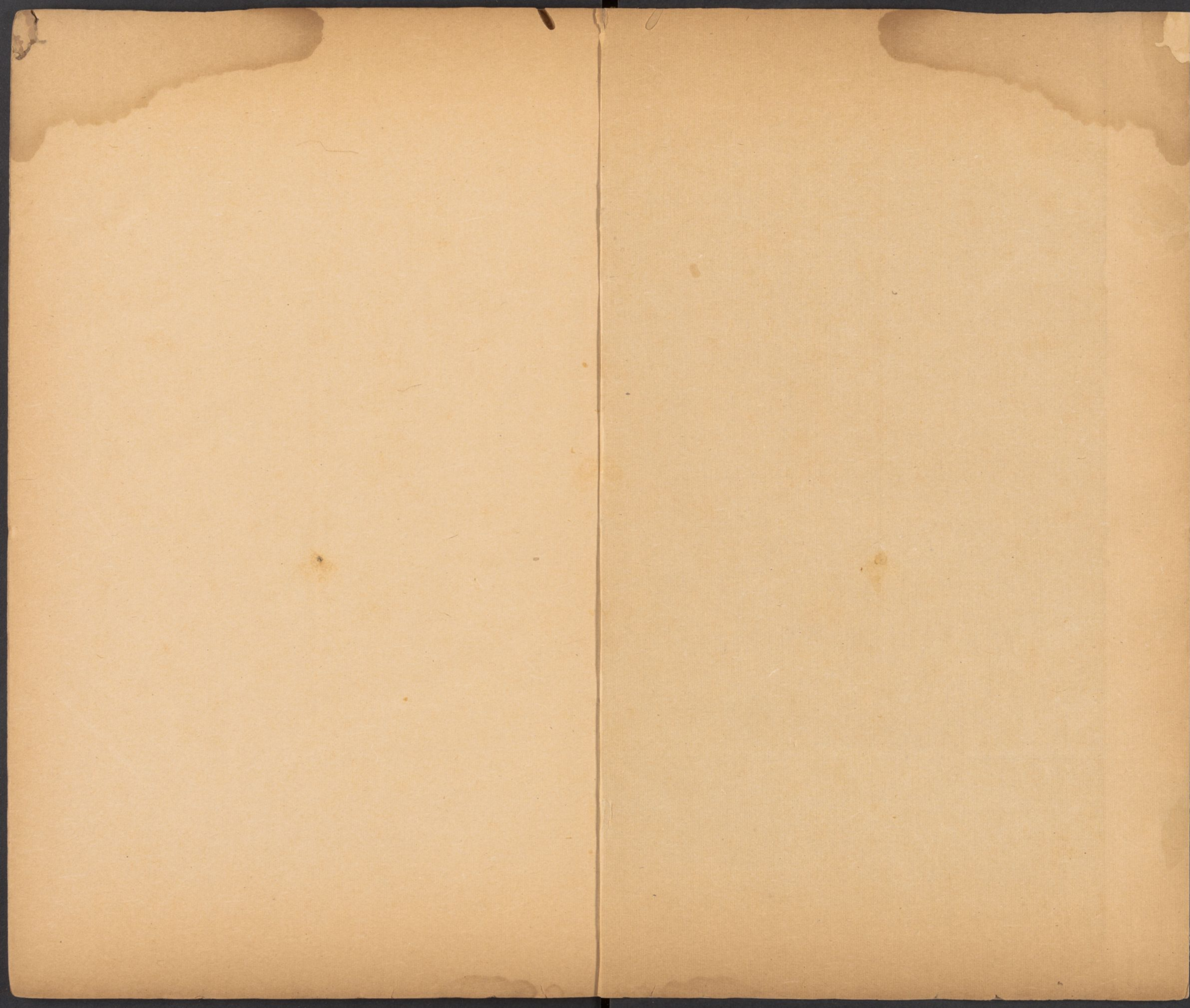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行傳第一

通志一百六十

後漢

譙玄

費貽  
玄子瑛

李業

王皓  
任永

王嘉  
馮信

劉茂

嚴授  
徐咸

銜福  
所輔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高祖父  
從弟暢

范式

張劭  
孔嵩

陳平子

李善

王忱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田疇邴原管寧三人為編

田疇

邴原

管寧

後漢

然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  
 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  
 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  
 子多橫天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  
 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  
 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  
 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  
 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

夫警衛不備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  
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  
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  
九文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  
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康去職  
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失職左  
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遷明  
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冠衣優者持  
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坊姓名開  
竄歸家因以隱遁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  
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  
璽書至玄廬曰

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

招凶禍玄仰天嘆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  
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  
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今國家東有嚴敵兵  
師四至國用軍資或不常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  
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

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槩為費貽亦不肯仕述浚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尉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彊召之業乃載

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惡猶擊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求賢而脅以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辭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曰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

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  
不以忘君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  
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  
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  
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  
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  
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  
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輦逃辭不受蜀平  
光武下詔表其門閭命益部載其高節圖畫形像初平

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  
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嘉皓恐不至先繫其妻子  
使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  
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  
聞而嘆之曰俊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  
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  
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滠於前僂情無言見子入  
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滠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

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於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匿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太守以茂為言詔書即

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殺于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賊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



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  
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  
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祈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

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

以策謀戍見序竒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

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

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

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

句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

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搥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

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

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

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歛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

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

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慶序告之曰父客思鄉壽即

棄官上書乞父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塋焉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

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急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  
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  
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  
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  
鍾離意諫爭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  
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  
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  
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  
臣今蒙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貲獄吏

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京州請  
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  
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  
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  
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  
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

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  
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  
六年徵爲洛陽令政以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  
納忠言後以病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  
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  
於家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  
曹掾太守欲狂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  
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

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  
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當手劔相刃使者乃收燕  
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  
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  
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  
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  
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  
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

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

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郡為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殷子徵邛君章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

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  
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  
違其請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  
未及門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  
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  
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  
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  
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  
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

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  
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  
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  
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  
平子妻兒身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  
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  
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州舉茂才四遷  
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  
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

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  
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  
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羸  
長守於賤業農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  
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  
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  
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且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  
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  
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  
爲生澶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  
有事輒長跪請曰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  
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  
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  
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

經濟滄陽過李元冢未到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舊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病困憊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

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即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爲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受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

恇休息自迎彥喪餘金俱存恇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  
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聚亭亭長曰亭有鬼  
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恇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  
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恇呪曰有何  
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恇便投衣與之  
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  
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恇問亭長姓  
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恇曰汝何故數殺過客  
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

感恚故殺之恇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  
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  
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  
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  
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  
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  
亡處祭酸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  
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列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䟽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文五百餘人詣洛

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備至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恠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

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  
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治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  
子襄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襄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  
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  
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  
石敬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  
其家更斂見敬溫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  
遇賊財物悉被略奪惟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

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  
器物後舉孝廉爲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  
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異者公卿郡守各舉  
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  
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  
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竒之其年  
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  
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  
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

書萊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乃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皆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

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時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居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唯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語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在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

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  
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  
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  
郎將年八十以爲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  
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  
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  
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  
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

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  
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  
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  
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  
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  
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窟夜則負土及賊  
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  
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  
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官誅諸姦吏及託名貴

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  
曾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  
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義同在郎署有同  
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  
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  
名者終不言患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綉  
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綉以償之後寧喪  
子歸以綉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

同臺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  
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  
去官後爲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都陽人也初爲郡功曹皆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  
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義葺理屋宇乃  
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  
尚書侍郎有同臺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白表取其罪  
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

小字四  
通志後漢循行傳第一  
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  
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  
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  
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

冉或作冉

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游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激絕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

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  
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  
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  
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  
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  
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  
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  
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  
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

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  
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弊服賣  
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  
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屋而居焉所  
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爲之歌曰  
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爲三府  
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  
屬不得妄有去就并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  
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

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  
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歛歛以時服衣足  
蔽形棺足周身歛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  
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  
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  
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  
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者二  
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令曹掾揚州刺史歐

陽參奏太守成公淳撤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  
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  
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抉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  
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擿  
而食之王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爲  
通薰之一夜二日皆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  
何不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插瓜中使以  
把土瓜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  
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內拒杆邪就據

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  
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  
安庸駭怛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  
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  
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淳還京師免  
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耻  
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拜  
涇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



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  
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  
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  
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  
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  
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遂謂曰威豪人各有  
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固其志爾  
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  
歟母早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郇侯苞葬記

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  
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少為書生性卓  
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着絳綃  
頭常於竈北坐版牀上如是積久版乃有膝踝足指之  
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  
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正於人  
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以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

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  
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  
世疑其始僞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蓬蒿徵拜侍  
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  
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  
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  
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  
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慄  
慨祝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  
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  
苦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祈福精誠懇到  
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  
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  
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  
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  
有其惠會翊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

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  
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  
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  
拂名公之子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  
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  
曰程氏貴戚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  
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  
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

也

申甫拂之子也

拂用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

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  
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獻帝遷都  
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  
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帝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  
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  
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  
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  
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

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魏魏不立此傳今取田疇魏郡原管寧三人為編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眾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

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  
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願以私  
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  
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  
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  
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不就得  
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  
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

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  
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  
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  
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  
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  
車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  
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  
族他附從者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  
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嶮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

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誠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其得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

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示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心所識也遂隨使者至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脩令

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澶滯不通  
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  
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  
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  
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謂大軍由  
無終不得進而退已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  
白檀之嶮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  
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須秋冬乃復進軍虜

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眾為鄉  
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  
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  
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都亭侯邑五百  
戶疇自以為始救君難率眾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  
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  
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祭  
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二百餘家居鄴  
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

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高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士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等亦以為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謂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吾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

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勤勤曾不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責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効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言之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祀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



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也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齒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今古博聞彊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立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也原曰先生之說誠可

謂苦藥良鍼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亦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

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  
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  
別因見貺餞可一飲醺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  
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上簿時  
魯國孔融為北海相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  
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  
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任坐叩頭流  
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  
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

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自在某前者矣而今  
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  
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  
於微賤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  
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  
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  
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  
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  
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

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  
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  
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殺人而可以  
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室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  
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使出爲世用原  
不應遂到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  
公孫度畏惡欲殺政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  
有藏匿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及  
鳥入懷原曰  
安知此懷之可入耶  
月餘時東華  
怒當

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  
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  
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  
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  
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  
之聲不絕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  
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原問  
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  
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

孔融又以書迎原原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  
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  
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  
復求也遂免危難得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  
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  
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  
有邴鄭之學太祖爲司空辟原東閣祭酒原女早亡太  
祖有愛子倉舒亦沒欲合葬之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

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典訓而  
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  
乃止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  
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  
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  
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  
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飢虛之心謁訖而出軍  
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恠而問之時荀彧在坐  
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

夫心或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後署丞相徵事崔琰時爲東曹掾奏記太祖以讓原太祖不許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子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太子燕會衆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九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紛或父

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比論太子諮之原悖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太祖征吳原從行卒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龐迪以清賢稱永寧太僕東郡張閤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閤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爲美何者爲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鬚眉與

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  
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  
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鑿  
坯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  
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由見也由是度  
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  
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  
之道也密遣令西還時度盛疆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  
內實有王心甲巳崇禮欲管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

言其見敬憚如此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  
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  
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聞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  
爭鄰有牛異寧田寧爲牽牛著涼颯自爲飲食過於牛  
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  
讓移於海表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是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  
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寧遂  
去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寧在遼

東積三十七年度康恭前後所負遺皆受而藏諸已西  
渡盡封還之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  
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趣  
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  
之祐也既至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  
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帝不許遂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  
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以禮發遣給安車吏從  
茵蓐道上厨食寧稱草莽臣上疏陳情稱疾篤不任進  
路寧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後

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疴頓邪  
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比鄰臣常使經營  
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  
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  
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  
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  
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  
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

僕陶立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等  
復上書薦寧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  
卒時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  
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寧卒拜  
其子邈爲郎中後爲博士

獨行傳第一

通志一百六十八



